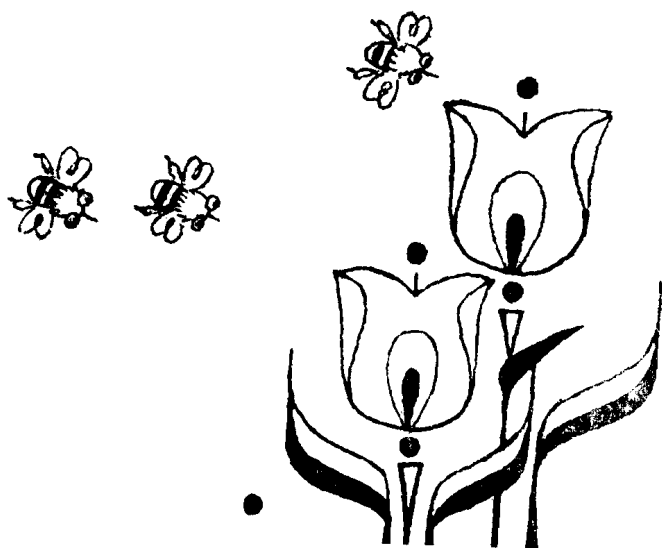


# 金波儿童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封面、扉页图、题图：姜渭渔  
尾花：王燕洁

## 金波儿童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5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插页 2

1983年8月北京第1版 1983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书号 10019·3493

定价 0.82 元

# 金波的世界

——序《金波儿童诗选》

柯 岩

世界原本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人看来，却有不同形象，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声音……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表现。

给金波同志写序，本是我力所不及的事。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为儿童写了大量的诗歌，单是诗集，就出了《回声》、《林中的鸟声》、《会飞的花朵》等好几本。《我的雪人》等也正在排印中。他是一个已有成就的诗人，在儿童文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还需要我说什么呢？因此，写序作为一个推托不掉的任务，它在我心中就成了一个相当重的负担。但打开他全部的儿童诗，读着读着，尘世的喧嚣竟渐渐远去。好象从种种繁复的纷争中忽然逃脱出来，一头扑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徐徐的清风，潺潺的小溪，晶莹的繁星，茂密的芳草，色彩缤纷的鲜花，婉转啼鸣的小鸟……哦！世界竟是这样美丽！使人真不禁心舒气展，流连忘返了。

小鸟飞上树梢，

吱吱喳喳地叫。  
它说，是它的歌  
唤醒了绿的嫩芽，  
红的花苞。

小树不停地摇，  
不停地摇。  
它说，是它  
绿的嫩芽，  
红的花苞，  
引来了小鸟。

你听，树林里，  
整个春天、夏天，  
就这样热闹！

这样热闹的春天、夏天，是我常常迷醉的；但小树和小鸟的争执，都随着童年的消逝，早已听不见了。今天，随着这单纯而明亮的诗句，又猛然兜上心头，引起了多少温馨的记忆和时光流逝的淡淡的惆怅。儿童是不懂得惆怅的。诗人对他们稚气的好奇与天真想象深切的理解，留给他们的将是会心的微笑和美的感觉。

低低地飞，  
低低地飞，  
你这红蜻蜓，

你丢失了什么？

飞得这样低，

飞得这样低。

草坪里，

铺着嫩绿。

花丛里，

漫着香气。

湖面上，

闪着涟漪。

……

……

莺飞草长季节，大自然一派生机。但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美的感觉十分敏锐的人，才会对一个匆匆飞过的红蜻蜓这样着意。不但从自己展开联想，同情它的寻觅；而且沿着红蜻蜓的视线、感觉，看见了草的嫩绿，感到了漫着的香气，而且流入了湖的涟漪……在这里，诗人表现出了孩童一样的天真。而孩子，本身就是天生的诗人，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美的感觉。只不过，他还不会表述。他那混沌的欢乐还需要点化，他质朴的美的感觉还需要训练，需要导引。于是诗人在以下章节，从“你丢失了什么/是晒干的露水/还是雨天的记忆……”描述蜻蜓飞得倦了；描写孩子悄悄地捏住了蜻蜓美丽的翅膀；天，又下起了小雨。孩子“把红蜻蜓/放在绿纱窗上/它望着窗外/迷迷濛濛的天地……”

红色的蜻蜓，带着花香，带着湖的涟漪；透明的双翼，紧

贴着绿色的纱窗，窗外是迷濛濛的雨，雾一样的天地……这本来已是一幅极为明丽的画了。又添上一个天真稚气的孩子，好奇而充满同情的凝视：“它到底在寻觅什么呢？”这就勾出了情。而孩子的思索，又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于是，妈妈告诉孩子，蜻蜓“在寻找丢失的爱，那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妈妈是怎么告诉孩子的，诗人没说；孩子是如何领悟的，诗人也没描写。但，难道还需要说吗？恰恰是这没说，没有描写，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每个读者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感情经历和美学理想引起回忆与遐想，构成各不相同的图画与情思。而对儿童来说，这情，这景，这图画，这人与自然的谐和，连同母亲那郑重的低语和母子亲密无间的形象所唤起的极为清丽的美，缓缓引出的柔情，本身就浓缩成了“爱”。使得“爱”，这个对孩子来说原来还是个概念的词，有了诗意的内涵，引起孩子思索，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也许还会是终生的。

因为，孩子会长大，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人。这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子之间的诗意，也许会逐渐湮没在繁复的人间，渐渐忘却。但无论他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有一个契机；无论是明媚的春光，或是濛濛的细雨……那红蜻蜓的寻觅和妈妈的细语将重新洗涤他的灵魂，唤回他纯真的爱的记忆。

生活中原本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

## 二

布封说：“风格即人。”古语讲“文如其人”。我想这是

千真万确的。我不知别人的经验如何，我读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但能透过纸面触摸到他的灵魂，往往还能揣想出作者的形象。对于熟悉的作家，则更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在和金波同志见面前，我已从孩子们的歌声里认识了他。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后，我揣想他大概是一个温和的人，善良、淳朴，比较内向。也许，还不大合群吧？不知为什么，他的作品虽使我感到亲切，但有时又似乎淡远。让人觉得作者有时似乎有那么点寂寞似的。

见了金波同志之后，觉得他恰如我的揣想，只不过更多些认真和书卷气。这和他任大学任教有关吧！落漠的感觉呢，抹去了。原来他不但是合群的，很热心社会活动，待人还极亲切呢。但只要一读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不知为什么，淡远的感觉会重又浮现……

更熟悉金波同志以后，才知道，直觉并没有欺骗我。原来，金波同志有着一个极为寂寞的童年。

金波同志生于一九三五年。不到一岁，他的父亲就悄悄出走，投奔革命去了。这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是犯禁的。从刚懂事起，当人们问起爸爸时，金波就被教着回答说：“到南方教书去了”。“做生意去了……”没有父亲的男孩子是寂寞的。加上儿童对谎话特有的一种本能的直感与嫌恶，使金波从小就感到一种感情上的压抑。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没有丈夫又带着孩子的女人的劳动是沉重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只有思念是绵长的，并且闪着光亮。谁能掂量出这年轻的少妇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后，对着孤灯幼子时情思的重量，谁才能体会到这种情境对孩子感情的影响。金波当时还很小，他还不能理解，也还不会倾诉。但他

的境遇无疑对他的性格与表达情感样式的形成已具有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敏感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感情的重负下，逐渐形成远离人群，远离一般孩童追逐的热闹，而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心甘情愿置身于母亲的情思中的吧？是在那时，星星与花朵，小鸟和蜻蜓，就成为他最能倾诉情怀的朋友了吧？母亲的哀愁和希望，他想安慰母亲的强烈愿望，就自然使他的感情纤细，比别的孩子更早地懂得了温存与体贴，朦胧地感到爱的失落的痛苦。而母子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命运又必然使得他过早成熟……我们难道没有理由认为：那个敏感而孤独、感情压抑的小小孩子对爱的渴求，就是他日后诗句“爱，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最早种子的萌芽么？

金波在他的一份自传中提到：“我的启蒙读物是父亲留下来的一本发黄的《诗歌季刊》。大约在三四岁时，妈妈常常拿来读给我听”，其中有许多讲母亲的愁苦和亲子之爱的篇章，“我觉得那就是我要对妈妈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一首河北童谣：

小白鸭，炕边卧，  
爹爹打水娘推磨，  
哥哥在地里拾柴禾，  
哎呀哎呀好难过。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听到这首童谣，我就很难过。我常常想念我的父亲，他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父亲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现的，但却没有回来。他已另有一个家庭和子女了。金波这时已是一个中学生了，他和母亲一道忍受了这个大时代的小悲剧。母亲痛苦但宽容的



态度，通达的处理使金波的为人更增添了淳厚的色泽。时代的悲剧是很难追究个人责任的，金波谅解了父亲，但却生病了。父亲为了医治儿子的创伤，把他交给了组织。在北戴河疗养院里，少年的金波深深感到组织的温暖。许多老红军、老八路的革命经历、个人命运和品质使金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的一首比较早期的诗《窗下》，讲一个在战场上失去双脚的老红军爷爷怎样为革命继续工作。给孩子讲革命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曲……而被他培养的下一代又怎样来到他的窗下，为他种下了鲜花：

我们悄悄来到他的窗下，  
悄悄来到他的窗下，  
别把桶儿碰得叮咚叮咚响，  
也别唧唧喳喳的讲话。

.....

.....

让这些绿色的枝蔓，  
向上攀吧，向上攀吧，  
一直攀到他的窗口，  
开满簇簇红色的花、金色的花。  
无论是早晨，还是夜晚，  
都把我们的问候带给他。

这首诗也许有些浅露，但我是带着喜悦读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时代变了，金波也变了。那个小小的忧郁而敏感的孩子，从他小小的孤独的世界投身到革命的洪流里来了。时代的阳光正在融化他心中的冰雪，给他带来温暖与明亮

的色调，少年金波不但接受了革命的给予而且已经懂得了回报。

这以后，随着金波上大学，留校教书，他受到革命的教育越多，作为教师和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在他给孩子们的诗篇中，对家乡、故土、对革命和祖国的歌唱也就越多。这时即使再是对大自然的赞颂，也不再是那样恬静和淡远，而是不断增添着情的深度与浓度。从而不断扩大儿童读者的视野，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于是《爬山之歌》让少先队员“看我们居住的地方，象一幅美丽的画卷”。《林中的鸟声》让孩子们懂得树林不但是“鸟儿快乐的家”，那还是“我们为祖国，筑起的绿色长城”。《风筝》里的主人公发现一个断线的风筝是用不及格的考卷糊成的，于是决定要去寻找它的小主人：“约他去春游，送还他这只风筝。（当然，当然还要谈谈别的事情。）”《我的雪人》则再也不仅仅是“倾听雪花的飘落”，而是首先关心“生病的孩子，你告诉我，你的生活，是不是很寂寞……”不，生活在少先队友爱集体的孩子是不应该再有金波幼年时的那种寂寞了。小伙伴们不但每天轮流来给他补课，而且体贴入微地给生病的孩子在窗外堆了个胖胖的雪人，“带着同学的祝愿和嘱托……走入了我患病的生活”。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金波诗中如旧，不同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切，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温暖，已构成另一个更为可爱的世界。失落的爱也许在诗人的某些篇章中还有淡淡的阴影，但最终，却都已有了着落。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失落与着落，在金波诗中构成了他独特的美和魅力。

国内外许多追求“畅销”的作家，不大相信生活、情感及世界观对一个作家的作用，而过份信任自己的聪明与迎合时尚甚或某些错误思潮的本领，并因此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不是吗？古往今来多少喧嚣一时的时髦作品，均成过眼烟云。青年总要成熟的，儿童则更在成长时期，我们应该对他们负责任。一个作家的价值，不在自己及同伙的吹嘘，不在一些无定向的青年及评论家的推崇，而在你的书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净化了你的读者的灵魂，给了他们力量和美感。

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两者虽不能说完全等同，但作品总是受着作家世界观的制约，是作家人品、思想、情操的自然流露。这，是一点也掺不了假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波的世界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也许还不够那么开阔，但它是真挚的，诚实的，因而也就是美丽的。

### 三

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老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回旋，在一个感情水平线上浮沉，那么，无论他写得多么秀丽、纤巧，他的读者也会厌倦，因为单调和重复是艺术所最不能容忍的。因此，作家在丰富别人的内心世界时必须先丰富自己；在开拓读者视野时，必须先扩大自己的胸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给我们的座右铭，但对今人来说，更明确地提出的则是作家的人生信念和美学理想问题。

如果说金波早期的儿童诗，还不免时时流露出他自己童年的烙印；越到后来，就越发减少了仅仅抒发个人情怀的痕迹。我想，这是因为：诗人越来越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为了培养未来世纪的公民。

金波在他的一篇《儿童诗创作札记》中曾这样写道：“诗人的天赋是爱。诗人要用自己的爱让孩子们懂得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爱朋友，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从小唤起孩子们心灵上的爱，我们的未来才是光明灿烂的。”

这种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国的未来明确地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感，使金波的作品出现了新的亮度。

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美好的。他爱地上的野花，天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风里的小树……但这一切只有当孩子和它们交谈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时，才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客观存在，才能摆脱孩子消极欣赏的被动接受状态，而变成让孩子主动进入，积极参加。因而这美丽的自然界才会因人思想感情的光辉而更加美丽。爱，在这里才不仅只是一种希冀，而是行动：让世界因我的存在、我的劳动而更加美好。

这在《我的雪人》一集里表现的最为明显。这里不但出现了要去寻找风筝小主人的老师（《风筝》），出现了为生病孩子堆雪人的同学（《我的雪人》）。出现了《雨》中变成了一把要给行人遮雨的伞的小姑娘，出现了用劳动把美永驻在《盆景》中的老爷爷。甚至连小草也变成孩子托物言志的对象：

都想变成花朵。

我却说，为什么

我们不能变成  
一株株小草呢？  
到需要我们的地方  
去繁茂地生长，  
去快乐地生活。

这些“不会到处乱跑的小草”，都愿去到水库堤岸；去飞机场跑道两边；去“给平坦的足球场，铺上洁净的绿毯”；给空气以芳香，给夏天以凉爽……

当每个读者从这首诗中看到那一个个对着小草沉思、和它交谈着理想的红领巾，感受着他们心灵的纯洁时，我们不能不深受感动。因为我们已同时看到了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和诗人今天的激情。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一首似乎不甚为人注意的短诗《倾心》：

让我们从小  
就对这一切倾心：

冬天有阳光，  
夏天有绿荫，  
鸟儿在春风里筑巢，  
溪流穿过树林。

.....

给生活酿出蜜，  
把乳汁送给树根，  
不要惊醒鸟的梦，

让生命的新绿更浓。  
当心头感到寒冷，  
又会得到友爱的温存。

让我们从小  
就对这一切倾心。

也许有的评论家会认为它过于直白，但我却偏爱它。因为我觉得从这看似平淡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能在冬天感到阳光，夏天享受绿荫的人，在目前这个纷乱熙攘的世界上，应该说还不是很多的。而能够“不要惊醒鸟的梦，让生命的新绿更浓”则更是需要和平，需要建设，需要制止战争；需要极大的物质丰富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何况诗人写的还不止于此，诗人希望的还是“当心头感到寒冷，又会得到友爱的温存”的这样一种理想境界！理想境界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奋斗，去建设的。因此，“让我们从小，就对这一切倾心”，这短短的朴素的诗句给了我们多少需要沉思的激动，多少深情的力量，它不但震撼人心而且将使人常常想到自己肩头的重任。

只有无产阶级才这样教育自己的接班人；只有社会主义的诗人才会让自己的下一代去追求这样的理想。金波从他的童年时代脱颖而出，已经向前迈进了多么重要的一步啊！

特别能说明金波变化的，我以为还是《记忆》：

我至今还记得，  
童年时候，有一天，

我唱着歌，  
从草地上走过。

突然，在草丛里，  
闪过使人目眩的颜色！  
我只觉得一阵寒战，  
从我的脊背上掠过，  
啊，我看见了一条蛇！

我遁逃得远远的  
望着那条蛇，  
它穿过草地，  
又游过小河，  
象一阵冷风吹过。  
它慢慢地、慢慢地、  
攀上一棵古树，  
变成了一根枝条，  
在绿叶间隐没。

而小鸟，  
还在枝头唱着歌。

突然，那蛇，  
纵身飞去，  
擒住了小鸟，  
也吞下了

小鸟没唱完的歌。

(我只看见  
几片彩色的羽毛  
象枯叶一样飘落……)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有星光，有月色，  
也有春天的花朵。  
然而，我，  
永远不会忘记：  
那鸟儿没唱完的歌……

我为什么全文摘引？因为我觉得无法省略。它不是一个故事，可以讲述。它是一首诗。几乎没有可以省略的句子，也很少有可以代替的词组。它这样真切地表达了孩子看见蛇时的恐惧和厌恶。这样准确地抒发了孩子的好奇心，怎样促使他继续停留，于是他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终生难忘的悲剧。蛇慢慢“变成了一根枝条，在绿叶间隐没。而小鸟，还在枝头唱着歌”。这静止的一瞬，是多么富于情调，是一幅画，又是一首交响乐。用单纯表现丰富，在平淡中寄寓着深刻。在静中孕育着动，在风和日丽中孕育着暴风雨。这一瞬是即将爆裂的一瞬，多么具有内在的戏剧性。慑人魂魄，却又写得多么朴素，朴素得近似无色。接着，来了那样急促的一段，蛇擒住了小鸟，落脚处是“吞下了小鸟没唱完的歌”。十分准确地描写了小鸟的猝不及防，更加突出欢



乐小鸟的天真、柔弱。歌声骤然被吞没，没有了声音，却推出了画面：“我只看见，几片彩色的羽毛，象枯叶一样飘落。”象从银幕上突然推出几根象枯叶一样飘落的彩色羽毛的特写。是这样的强烈，又那样独特，于是，就将永远留在读者的眼中、心中，永远不会变形，不会褪色了。

这诗写于一九八一年，是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我没有问过金波同志，但我相信这是他童年亲身有过的经历。否则，很难有那样真实准确的描叙，真实准确到使每一个读者几乎都感同身受。

应该提问的倒是：为什么金波写了二十多年的儿童诗，却直到经历过十年浩劫，亲身感受到人民的重大苦难之后，这段记忆才出现在他的笔下呢？恐怕不能不承认：是思考的光芒照进了他记忆的这个角落。是作家的责任感使他写出了和他以前大多数的诗歌很不相同的这一首。是偶然的间色吗？是歌曲中的变调吗？不，都不是。我以为这是诗人深思熟虑的结果。生活的血泪，使他懂得了没有丑，就没有美，丑和美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辩证法。美只有在和丑的对比中才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为了创造美的生活，就要不断警惕生活中隐没着的丑恶。为了美的不被毁灭，人们该有多少不能忘却的记忆啊！

仅仅懂得美的人，可能是个善良的人，但却不是智者，不是战士。而为了未来，为了人类理想世界的建立，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甚至下几代，需要的却都是百折不挠、披荆斩棘的战士啊！

这首诗的出现，说明诗人金波正在走向广阔，走向深刻。除了一些存在着唯美主义倾向的人之外，我相信许多